

駢字類編

駢體文鈔卷二十

論類

賈生過秦論



文之次第當從史記秦亡於子嬰故首責子嬰之不善
救敗而歸諸壅蔽傷國正意具于此矣下乃補出形勢
之不足恃以圓險阻難犯之說末乃暢言取與守不同
術見秦不亡于子嬰而亡于始皇二世以補注遂過不
變暴虐重禍二語而意則側重始皇故前後以救敗正
傾相呼應而文秦之失當益顯矣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脩甲兵而守
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
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
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于鴻門曾無藩籬之
艱于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傑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

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于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
可見于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
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
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于秦王
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
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時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
賢相通其謀然困于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
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
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無戰閉關據
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于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
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被見秦阻之
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
之君不患不得意于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侯

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拊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

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旣没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于是六國之上有甯越徐尙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

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強國請服弱國入朝廷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權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于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因河爲

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旣沒餘威振于殊俗陳涉甞牖繩樞之子甞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于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鋤耰棘矜非鏃于句戟長鎗也適戍之衆非抗于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

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
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
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
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
之無王者久矣周室畀微五霸旣歿令不行于天下是以
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
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旣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
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
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
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
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
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
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

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縮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卽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

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勿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奸僞並起而上下相通蒙罪者衆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于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于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班叔皮王命論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安徐重固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厯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

暨于履契成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於湯武而有
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人其揆一焉
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於春秋唐據火德而漢
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
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
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
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世
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劍
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
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
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
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
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

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
布疆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況么
麼不及數子而欲闡干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干
里之塗鷺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棗稅之材不荷棟梁之
任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
任也當秦之末豪傑並起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
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今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
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
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
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
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
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爲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
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

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
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
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
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
謀達於聽受與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
如響起當食吐哺約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
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
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
畧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畧聞矣初劉媪妊
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
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觀形而進女秦皇東
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
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

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
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
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
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
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
之有授無貪不可冀爲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
祿其永終矣

李蕭遠運命論

可謂浩乎沛然矣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
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
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
道德元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

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
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
聖人出羣龍見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
衡於商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百里奚在虞而
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張良受黃石
之符誦三畧之說以遊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
受也及其遭漢祖也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
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
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
載於籙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孔子曰清明在
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聞必先降時雨山川出雲詩
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
豈惟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妖始於夏

庭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叔孫豹之睨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及成王定鼎於郊鄩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辯詐之僞成於七國酷烈之極積於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內閭閻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於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讐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

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
彌綸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於蠻夏之域
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
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其所遊歷諸侯莫不結駟
而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
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
子而莫敢間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
後世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沉湘賈誼
以之發憤不亦過乎然則聖人所以爲聖者蓋在乎樂天
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
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爲川焉塞
之斯爲淵焉升之於雲則雨施沉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
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濡是以聖人處窮達